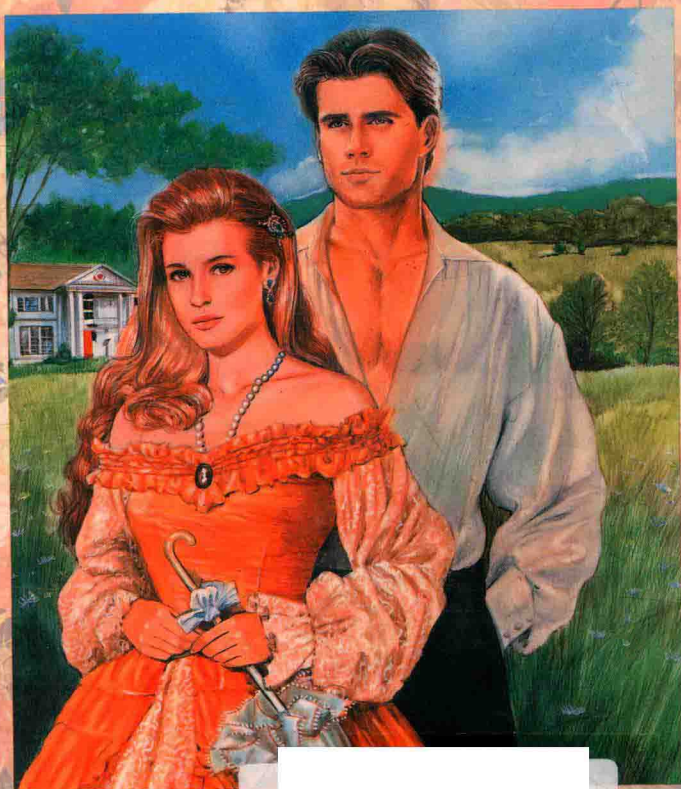


訂婚

蘇珊妮・羅賓遜◎原著

張若瑤◎譯



The 1
by Suzanne Robinson



浪漫經典438



林白

訂 婚

The Engagement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原著者 Silvanne Robinson
葛珊妮·羅賓遜

譯 者 張若瑤



浪漫經典之 438

訂婚

The Engagement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97 · 2 月

原 著：Suzanne Robinson

譯 者：張若瑤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張育英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周又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創辦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7765889-0

傳真：(02)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二段20號2樓

定價：新台幣 288 元

初版：八十八年一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303-5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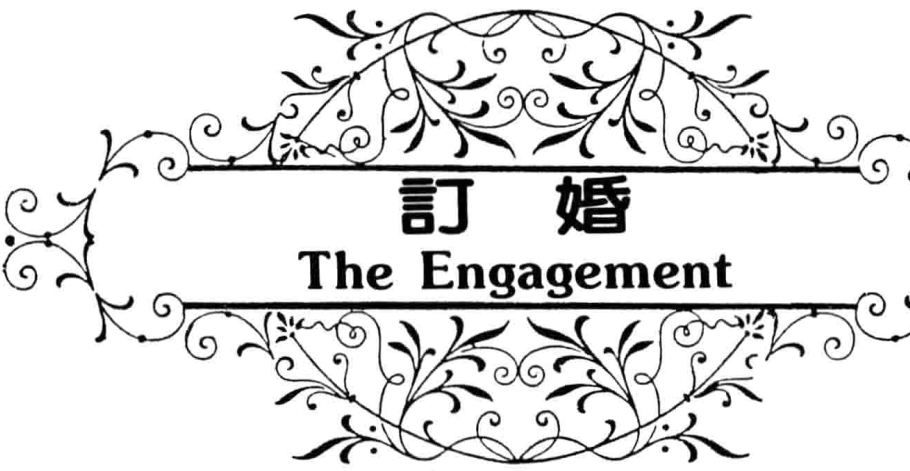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 加冷布丁路# 06-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

Tel :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訂 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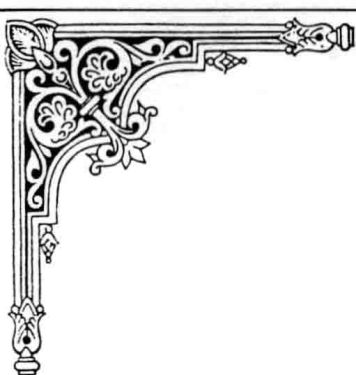
The Engagement

原著者：Suzanne Robinson

蘇珊妮・羅賓遜

譯者：張有桂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 **The Engagement**

by Suzanne Robinson

**COPYRIGHT © 1996, by Lynda S. Robinso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7,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Sale Outside Taiwan Prohibited.**





浪漫經典之 438

訂婚

The Engagement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97 · 2 月

原 著：Suzanne Robinson

譯 者：張若瑤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張育英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周又玲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創辦人：林佛兒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765889-0

傳真：(02) 7712568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羅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

定價：新台幣 200 元

初版：八十六年二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303-2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 加冷布丁路 # 06-00 新加坡 349320 郵區

Tel :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她是標準的淑女……

孟喬琪頗爲自己與年長的雪菲伯爵訂了婚而高興。因爲這位碧眼美女堅信她很快就會變成寡婦，從而可以掌握自己的財產與生命，不必處處受制於父親與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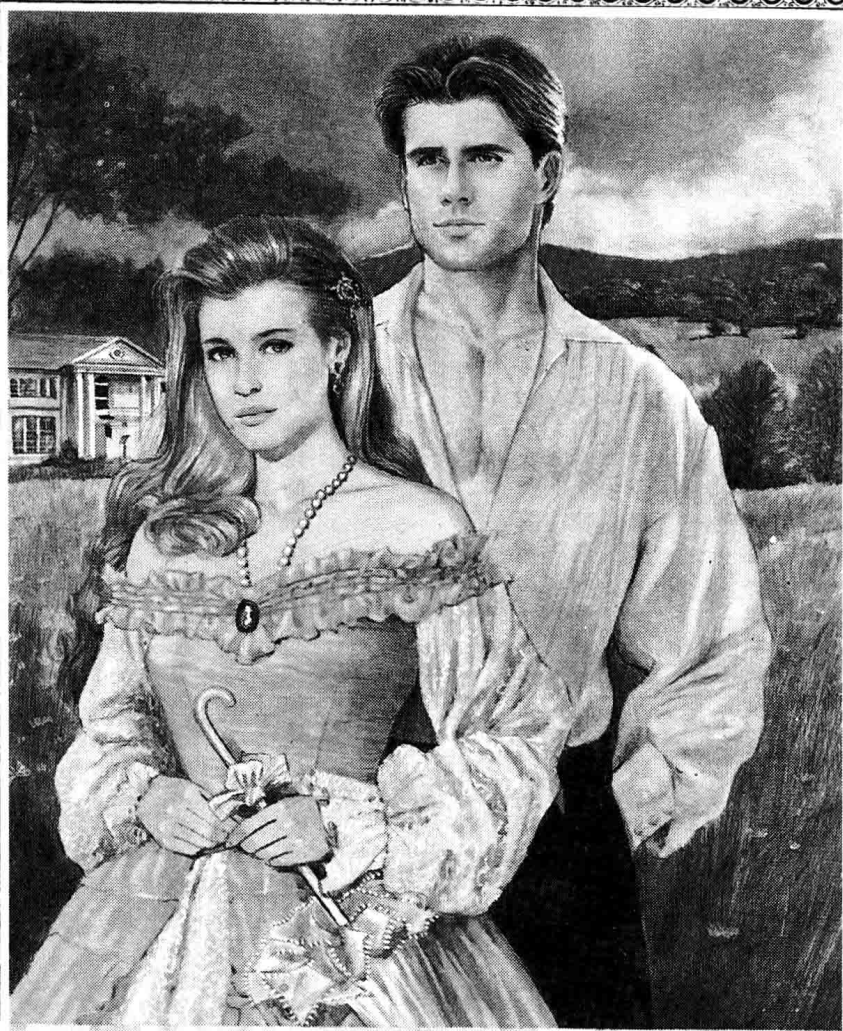
可是，當她來到雪菲伯爵的宅邸，除了詭異的伯爵家人之外，她還得應付一個名譽不佳、危險不羈，但迷人無比的陌生人，而且他是刻意要來破壞她的如意算盤

……

而他絕非紳士……

羅尼克對驕縱的貴族女孩從來沒有耐心，可是當他最好的朋友孟樵西請求他前去阻止妹妹喬琪犯下生平之大錯時，他真的無法拒絕。所以他來到雪菲宅邸，仍然帶著德州大草原那副牛仔裝扮，皮膚黝黑、一身臭汗，腰下還佩了一把手槍，預定一舉把那嬌滴滴的女孩嚇回父兄身旁。

可惜，尼克低估了他的對手，孟喬琪小姐不是被嚇大的，威脅恐嚇完全無法讓她恢復理智。不過，墜入愛河？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一八六〇年德州山區

白廈區污穢的貧民窟沒有使他夭折，聖蓋爾市場的割喉迷陣也奈何不了他，可是羅尼克卻快被八月的德州整死了。他策馬沿著與瓜達魯河平行的小徑走著，用繫在頸上的花色手巾拭著臉上的汗水。縱有高大龍柏、橡樹及朴樹的蔽蔭，也抵擋不了濃烈的熱氣。熱流加上濕氣，令他覺得宛如置身一鍋熱湯之中。

一隻紅鷹在他的頭頂上盤旋，羽翼在藍綠色的天空襯托下變成黑色。他應摯友孟樵西的邀約來到德州已過了一年，現在的他已懂得如何在西部生存，知道如何穿

戴寬大的皮質護腿套坐在德州式的高鞍頭上，亦能在使用套索時保住重心，而不致手指纏住繩索而被拉斷，或被牛隻的重量拉下馬去。

畜牧是件危險而賭命的差事——工時漫長而燠熱，工作既髒且臭。但這一切與在倫敦東區成長的沈腐刺痛相較，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在那裡他得閃躲父親的拳頭，學習如何在垃圾堆中搜刮食物，之後當扒手、行搶皆不過是爲了買些發霉的麵包及腐肉讓妹妹和母親裹腹。母親和妹妹已離開人間，他則因孟樵西的援助，得以逃離聖蓋爾市場而存活下來。話雖如此，早知這兒有毒蠍、響尾蛇，他抵死也不會離開英國。他在倫敦的古諾斯廣場附近，有座舒適的都市住宅，另有成打的僕人爲他撲滅斗膽通過他視線的任何昆蟲。

尼克脫去帽子，這頂深而寬邊的帽子深具價值，已不只一次使他免於中暑。他用袖子擦拭著額頭，對著馬聊起話來。

「天老爺，『龐德』，現在還不到七點；我看我們尚未抵達邊界的營地就已蒸發掉了。」

才說完，河流兩岸的石灰山突然傳來轟然巨響。尼克馬上勒住「龐德」的韁繩

。牧場工作練就了馬兒的靈活度，一個驟轉掉頭，已朝來路直奔而去。尼克抖動韁繩，人則緊貼著馬頸全速快跑。槍聲來自他們剛離開不久的牧場，依槍響的頻率判定，必有槍戰發生。

尼克衝過樹叢，爬上點綴著香柏的小山，再從另一邊俯衝而下，主屋就在前面，是棟優雅的三層石灰岩建築，四根柱子立在寬廣的前廊之前。主屋和馬廄之間有一棟員工宿舍，供牧場員工使用，另有一間廚房。宿舍和廚房間有一條加了蓋的蔭涼、寬敞的廊道。

他看到好幾個人趴在牛舍的水槽後面。第四個人搖晃地來到通道的屋頂下，便握著自己的手臂癱倒下去。另兩個牛仔蹲在馬廄前的一輛馬車內，朝立在風車木梯上的某人開槍。「龐德」的四蹄揚起塵土，衝向牧場的房舍。

接近前廊時，尼克讓馬兒放慢步伐縱身躍下馬鞍，一落地即迅速前進。「龐德」自行轉頭，沿著圍籬慢跑，在到達馬廄時放慢腳步。馬兒鎮定地進入陰暗的馬廄內，尼克則跳上前廊。

他跑過前廊，一顆子彈射進白色的木頭廊柱，尼克低頭摸進屋內。他隨即翻身

躍起，順手接住孟樵西太太麗莎塞給他的來福槍。她淺黃色的頭髮凌亂，榛色的雙眼透著憤怒和恐懼，一手扶著突起的肚子，慘白的瓜子臉望向他。

「是比利小子，那傢伙又喝醉了。」

「妳在這裡做什麼？」尼克叫嚷著將她推離窗口。「妳會害死自己和小孩。」

「別對我吼叫，羅尼克。樵西中槍了。」

「該死！他在哪裡？」

麗莎顫抖的手按著唇。「他在外面。比利開始射擊時，樵西出去找他講理。」

他尚未來得及阻止，她已跑到窗邊掀開窗簾。一顆子彈在尼克撲過去將麗莎壓在牆上時擊碎玻璃。

「妳留在這裡別動。」

他蹲下來從窗枱上望過去。比利因處於居高臨下的有利位置，在馬廄、宿舍、廚房、圍欄的所有人只得個個貼在地面，按兵不動。而在馬廄前，距馬車至少二十碼處，對他而言親於骨肉的朋友——洛克利侯爵孟樵西躺在那裡。他靜躺著，大腿傷口處流出的血染紅了地上的土。燦熱的微風吹拂著他墨黑色的頭髮，將風沙颳向

圍欄。

注意觀察著朋友的動靜，尼克口裡冒出一串髒話，樵西就是這樣，凡事都想用談的來解決。樵西這人是粗魯不起來的——在克里米亞戰場時不行，即便是從事感化不良少年那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時，他也兇不起來。比利這位牧場幫手經常惹麻煩，稍有不順眼的事就動手。上星期，他才痛揍墨西哥廚師的孩子，若非樵西勸阻，尼克可能早已斃了那小子。這種人還有什麼好談的。

「道楠想去救樵西，可是比利射中他的手臂，」麗莎說著。「怎麼辦，尼克？你快想辦法。」

尼克二話不說轉身便跑向樓梯。三步併做一步，迅速衝上頂樓，撞開平臺盡頭的窄門，又一道階梯來到悶熱的閣樓。一進入閣樓的密閉空間，尼克先稍做喘息。他的手可不能發抖，否則一切都完了。走向背對庭院和風車的窗口，他拿掉窗栓爬上屋頂。一隻手拿槍，他爬過陡峭屋頂斜坡，試探地將頭由屋頂上的橫樑探出去。他看到樵西成大字型俯躺著，道楠則從廊道那邊以左手向比利開槍，水槽後面的人手正重新裝填彈藥。綽號叫毒藥的廚師則於比利射擊的空檔對他叫罵。水槽那

兒的一陣猛攻就是他的信號。尼克從屋頂滑下來到石灰岩砌成的煙囪旁，以之爲掩護與支柱，起身將來福槍架在手臂上準備射擊。

比利持續射擊，並自掛在肩上的鞍囊內取出子彈重新裝填。同大多數牛仔一樣，年少輕狂、大字不識幾個的比利，也像大多數人一樣，只提他的綽號而不用本名。和他人不同的是，比利小子離不開酒瓶；更糟的是，比利小子足足有六呎高，且來福槍很少離手。要不是樵西的阻擋，尼克早已斃了他。他那種瘋狂的眼神，尼克以前常在他老爸以馬鞭抽他之前見到。

尼克將來福槍靠在煙囪上。講理？跟酒鬼怎麼講理？他等著比利小子轉過來。這酒鬼朝道楠開槍時，厚實的胸膛正好面向他，他的槍口接著指向樵西趴臥的形體。看到比利槍口的方向，尼克不由一驚。不久，一種熟悉帶有涼意的平靜降臨了。他斜舉槍把、對準比利的胸口，然後扣引扳機。

他的巨大槍響連令他眨眼都沒有，目光仍然注視著比利小子穿著紅色連身內衣的龐大身軀。他看他震了一下，然後拉扯著風車梯子，接著槍掉了，人便一頭栽到地上。龐大身體著地時，還揚起一團塵霧。尼克離開屋頂，道楠和衆人一躍而起。

，奔向樵西。對這死人絲毫無任何愧疚和感覺，他爬進一扇窗口到樓下幫忙將樵西抬進來。

丈夫一中彈，麗莎便立刻差人到聖安東尼找醫生來，但是直到日落，醫生才將子彈從樵西腿上取出來。道楠也受了傷，故尼克暫且負責牧場的大小事，命人將比利下葬，衆人繼續工作。隔天一早他在樵西臥室隔壁的道楠房間聽到從主臥室傳來的大聲咒罵，還有摔打聲，他們衝進走廊時，正巧看到從聖安東尼帶信來的男孩匆忙下樓。

尼克首先進入臥室，他看到樵西坐在床上，翡翠綠的雙眼閃爍著壓抑不住的情緒，他的腿裹著綑帶，底下墊著枕頭。即使在床上，他的姿勢仍如軍人般挺直，肩膀打平如同參加騎兵隊的遊行。濃密烏黑頭髮下那張蒼白的臉，泛出不自然的紅色。手裡握著已遭揉成一團的信，一邊拍打著床，麗莎雙手抱胸站在一旁，以腳敲打著地板。她望著尼克說：「他收到公爵夫人的來信。」

「哦！」尼克噁了一聲。沒再說什麼，樵西是公爵的繼承人，然而他的家庭帶給他的折磨並不比尼克少。

「可惡！」樵西說。「現在我必須回家去了。麗莎，準備行李，我們明天就啓程。」

「嘿，上校，」道楠進來坐在床尾。「你哪兒都不能去。」

「說得對，酷哥。」尼克說著。

他看著道楠的表情，推敲他有無說錯。道楠來自南方內部的某一州（他從沒說哪一州），常被尼克不雅的發音和語言搞得一頭霧水。可是尼克一眼便看出道楠和樵西一樣具有貴族血統。

「我不能不去。」樵西挺直身體。這個舉動令他痛得苦著臉，又是咒罵。

麗莎放下雙臂，將他壓回枕頭上。「你哪兒都不能去。」

「對不起，夫人，妳也一樣。」道楠說。

「這我知道。」

樵西揮著信。「我必須回去。」他開始不安地動著，蒼白的他似乎又泛著紅潤，額頭及上唇佈著汗水。

尼克走到床邊俯身將手搭在樵西肩上。「別急，兄弟，讓我看看那封鬼信。」